



《我爱你，中国》原唱叶佩英逝世，词作家瞿琮追忆：

她像一只百灵鸟，留给我们一首歌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16岁只身从
吉隆坡回国

叶佩英与广东渊源颇深：她的祖籍为广东惠阳县，16岁从出生地马来西亚回国后，她在国内的首个落脚地是广州，并在中大附中就读了一段时间。

惠州是知名的侨乡，惠州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始于唐代，盛于清末。许多华侨深度参与到东南亚的开荒垦殖中，其中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开埠建设更与惠州华侨息息相关：吉隆坡首任行政长官叶亚来就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，吉隆坡更有“客家人开埠”的说法。

1935年，叶佩英在吉隆坡的一个华侨家庭出生。当时的吉隆坡俨然“小惠州”，叶佩英的父亲在惠州会馆做书记的工作，她在6岁时入读了惠州会馆开设的循人学校（惠州古称“循州”）。虽然在吉隆坡长大，但叶佩英自小就从父母和学校了解到，她的祖国叫中国。当时，《松花江上》《长城谣》等中国进步歌曲也传到吉隆坡，叶佩英听着这些歌曲长大，在抗战期间，她更曾和哥哥姐姐一起走上街头，带着自己做的纸花和绢花进行义卖，为祖国募捐。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。两年后，16岁的叶佩英怀着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，告别父母和兄弟姐妹只身回国，首个落地地便是广州。她在中大附中就读了一段时间后北上，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完成中学学业，此后又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，师从罗忻祖和汤雪耕。1960年，叶佩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。

在数十年的歌唱生涯里，叶佩英载誉无数。她于1963年在中南海为毛主席、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演出领唱《祖国颂》；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”大会上演唱《黄河怨》，被周总理称赞“唱得不错”。

4月7日，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、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因脑溢血去世，享年87岁。叶佩英虽然离世，但她留下最宝贵的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。这首歌承载了无数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，至今仍然传唱不衰。《我爱你，中国》词作者瞿琮对羊城晚报记者动情地表示：“一梦醒来，惊醒噩耗。叶佩英大姐，走好！她像一只百灵鸟，从蓝天飞过，留给了我们一首歌——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。”

专业过硬结缘《我爱你，中国》

叶佩英的代表作《我爱你，中国》也诞生于广州。1979年，43岁的叶佩英收到了老同学郑秋枫的来信，信件中还附了一本名为《海外赤子》的剧本。

当时，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在筹拍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《海外赤子》。故事讲述华侨女青年黄思华报考了海军文工团，她在考场上凭借一首《我爱你，中国》脱颖而出。由于时代原因，她经历种种坎坷，但最终如愿参军，在舞台上唱出了华侨儿女的心声。

郑秋枫的来信，就是想邀请叶佩英担任《我爱你，中国》的演唱者。作为马来西亚归侨，叶佩英对这首歌、对《海外赤子》的故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。她曾在采访中表示，收到信之后，她顾不上吃饭，含泪一口气读完，“我也是华侨，这首歌好像就是专门为我而写的”。叶佩英放弃了当时正在准备的托福考试，全情投入地钻研这首歌，她在录音过程中更几度哽咽，

最终造就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。

有趣的是，郑秋枫曾透露，选中叶佩英来演唱并非因为她的华侨身份，而是因为她的专业能力：《我爱你，中国》曾请过多名歌手进行试唱，但效果不够好，郑秋枫便向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咨询，北京唱得最好的女高音是谁？对方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叶佩英。

叶佩英曾在采访中诙谐地表示，自己之所以能有过硬的演唱能力，得益于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练唱：“我一直没放弃基本功练习。一开始唱得不好，当时央音教授住在筒子楼里，王震亚教授都让我别唱了，因为太难听了！我跟他们说，你就允许我每天唱一个钟头，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去外面玩。过了几天，他跟我说，你还真的有进步！”



叶佩英



叶佩英无数次唱响《我爱你，中国》



2009年元月，北京人民大会堂，郑秋枫、叶佩英、瞿琮合影（左起）

瞿琮追忆：
她优雅、坦诚，极富专业精神

《我爱你，中国》是一首长盛不衰的精品之作。在创作《我爱你，中国》之前，郑秋枫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汲取灵感，最终写出《我爱你，中国》的动人旋律。词作者瞿琮从1972年前后便开始构思这首歌，1976年完成初稿；两年后的1978年，《海外赤子》的编剧胡冰找到他，《我爱你，中国》终于有了最合适的展示舞台。

《我爱你，中国》的歌词用中国传统词律手法创作而成，一咏三叹，字字达意。歌词从百灵鸟引吭高歌引入，中间部分则描绘了春苗、秋果、森林、山川、小河形象，铺就一幅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画卷，高潮部分将“我爱你，中国”不断重复，强化主题；歌曲在高音区以“我的母亲，我的祖国”作为结束，将歌曲推向高潮。

叶佩英的歌声将《我爱你，中国》歌词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，这首歌也贯穿了她的一生，她曾无数次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，每一次都饱蘸深情。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的前夕，她还曾亮相北京天安门广场，与万人一同合唱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。她曾表示：“台下，他们边听边流泪；台上，我边唱边流泪。这首歌凝结的不仅是海外赤子的情怀，也是中华民族的情怀。”瞿琮深情追忆：“她（叶佩英）是非常可亲的一位大姐，我们一见如故。她会讲一些粤语。譬如‘得闲，饮茶！’之类。她优雅、坦诚，一丝不苟，极富专业精神；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，以及感染人的自信。”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携实体新专辑《命运与希望》传递温暖与勇气

钢琴家张胜量：疫情之下更需要贝多芬精神



张胜量

6岁在家乡厦门举办个人首场独奏音乐会；9岁签约EMI百代唱片；11岁发行个人首张专辑《牛牛-莫扎特作品 Niu Niu plays Mozart》，并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独奏音乐会；17岁进入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，师从华裔钢琴家陈宏宽教授……

近日，从小被视为“钢琴神童”钢琴家张胜量（牛牛）带着自己的最新实体专辑《命运与希望》（Fate & Hope）回归公众视野。该专辑由环球音乐（香港）及国际知名古典音乐厂牌Decca携手打造，格莱美奖得主Rainer Maillard监制，是牛牛向贝多芬的致敬之作，收录了“乐圣”多首耳熟能详的经典乐曲，以及牛牛创作的首部钢琴作品《第一号即兴曲“希望”》，而这也是他推出的第九张专辑。

日前，张胜量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他表示，在疫情阴霾尚未散去的当下，希望借由《命运与希望》向公众传递信心与勇气——“希望永远能给予我们力量，战胜生命中各种考验，迎接美好的明天”。

「神童」光环带来更多使命感

羊城晚报：提到你，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“钢琴神童”。现在再听到这样的称谓，你会有逆反和排斥的心理吗？

张胜量：我从小就不太被这类称呼所影响。其实我是到了十几岁时才知道外界有叫我“神童”，之前父母把相关报道都藏了起来，把我保护得比较好，尽量避免我有骄傲心理。

这些称号其实给我带来了一种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我真的被赋予了一些天分，那么我就应该更加努力地把自己的美好带给大家，而不能把天分当成是松懈的理由。

羊城晚报：说到琴童岁月，你好像没有太多的“苦大仇深”？

张胜量：也是有的，但相对来说少一点。最开始的几年，我完全是自

愿学琴。我算是生长在半个音乐世家，爸爸来自音乐专业，妈妈也很喜欢音乐，从胎教开始，家里就各种乐声不断。所以，我经常跟许多琴童的父母讲，营造好的音乐氛围比拿着棍子在旁边有效得多。

当然，我也有过叛逆期。在八九岁的时候，我很羡慕其他同学放学后就可以出去玩，而我得回家练琴。这时候父母的引导真的非常重要。当时我妈妈给了我几天的时间，让我认真考虑，“如果真的决定放弃，我们就永远放弃”。

疯玩了几天后，怅然若失的空虚感涌来了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学会了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。直到现在，当我偶尔想要放纵的时候，我都会回想到这里。

羊城晚报：“神童”光环是否也会带给你“伤仲

永”的审视？

张胜量：一定会有，“神童”是有年龄期限的，你不可能到了20多岁，还仅仅靠着天分前进。我也在逐步转变、成长。可能小的时候，音乐是我展示自己的一个方式。现在我觉得，当演奏不以炫耀为出发点，而是能传递一些击穿人心的感动时，才能证明我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音乐家。

羊城晚报：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对于音乐的理解更加纯粹了，把它当成挚友一般的存在？

张胜量：对，我经常觉得音乐、钢琴真的是我最好的伙伴。这不是套话，它真的好像一面镜子，而且永远不会离开我。你永远可以跟它交流，可以跟它一起努力把美好与感动带给大家，像最好的朋友，也像最亲密的战友。

张胜量：生活中，你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？

张胜量：其实我除了花很多时间练琴以外，生活当中跟其他同龄人还是非常像的。听的绝大多数音乐都是一些流行、R&B甚至电子音乐。平常我也很喜欢看一些电影，特别是那种比较悲情的。

羊城晚报：为何格外青睐悲情电影？

张胜量：它们可以刺激我的情感。情感的积累很重要，这些会从我钢琴演奏中带出来。比如说，勃拉姆斯的很多曲子都表达了对克拉拉·舒曼的爱慕，你如果感受不到曲中交织的纠



张胜量演出照

挑战钢琴独奏版《命运》

羊城晚报：贝多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古典音乐家之一，你对象贝多芬有这样的理解？

张胜量：贝多芬的作品从小就一直陪着我，《命运交响曲》也是我小时候听到的第一部交响曲。我6岁时开了第一场公开独奏会，当时就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。除了强大的气势以外，他的作品也拥有无限的温暖以及包容性，能给予我们的心灵巨大的激励。现在疫情阴霾未散，他的精神更是我们特别需要的，要把他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传递开来。

羊城晚报：新专辑中，你选择用钢琴独奏的方式演绎《命运交响曲》，你是如何面对这个挑战的？

张胜量：确实，录制专辑的过程中，最大的挑战就是这首钢琴独奏版《命运交响曲》。我想要把整个交响乐团的气势，还有音响效果给移植到一架钢琴上。为此，我研究了卡拉扬大师的录像带，学习他在交响乐版本中对曲子的处理，他也是我最崇拜的指挥家之一。同时我又想赋予这首交响曲另一种独特的

魅力——我个人觉得由单独一架钢琴演奏出来的《命运交响曲》会多一些私人化的情感。

当我录制这首曲子时，还面临体能方面非常大的挑战，第四章尤其需要强大的体力支撑。所以，我在准备录这首曲子的那几个月里，除了闭关练琴，每天也不断做一些运动，体力是非常重要的。

羊城晚报：你首次作曲的钢琴作品《第一号即兴曲“希望”》，它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？

张胜量：初稿其实非常快，一下就写完了，但之后经历了几个月的调整——第一次写公开作品，我什么想法都想往里放，心态上非常难以取舍。

这个时候贝多芬在作曲方面的高度再一次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灵感。《命运交响曲》就是极好的例子——将一个最简单的音乐动机，简简单单的四个音符，发展成一部庞大作品，同时曲中的每一个音符又遵循最自然的音乐规律。这在我看来是最高层次的创作，也是值得我用一生不断追寻的目标。

羊城晚报：在作曲和演奏之间，你有感受到“壁”存在吗？

张胜量：肯定会有一些挑战，但总体来说作曲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事情，乐于在钢琴上进行即兴演奏。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时，我也上了一些作曲方面的课程，我觉得作曲跟演奏是相辅相成的。